

為鵝身受苦，不犯於禁戒

釋厚觀（福嚴推廣教育班，2015.5.2）

各位法師、各位居士，大家好！

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則佛典故事，出自《大莊嚴論經》，在《大正藏》第4冊319頁上欄到321頁上欄。這個故事或許大家聽過，不過我們再一次思惟經中的法義。

護持戒律，寧願捨棄生命也不犯戒。

過去曾聽說，有一位比丘挨家挨戶次第乞食，來到穿珠工匠的家，站立在門外。

當時，這位穿珠工匠正在為國王穿摩尼寶珠，比丘袈裟的顏色照映在摩尼寶珠上，顯現出赤紅色。穿珠師看見了比丘，便走到屋內，想要拿一些食物出來供養比丘。

那時，有一隻鵝看到了赤紅色的摩尼寶珠，形狀像肉一樣，便一口把摩尼寶珠吞到肚子裡。

穿珠師拿著食物走出來，供養了比丘，接著便到處尋找摩尼寶珠，卻怎麼樣也找不到。由於這顆摩尼寶珠價格昂貴，又是國王所擁有的；而當時穿珠師的家很貧窮，弄丟了國王名貴的寶珠，心裡很著急，便對比丘說：「還我摩尼寶珠來。」

那時，比丘想：「這顆摩尼寶珠已經被鵝吞到肚子裡，如果告訴穿珠師，他一定會為了取出寶珠而殺了鵝。現在我真是苦惱啊！應該用什麼方法來避免這種災禍呢？」

於是，比丘便說了一段偈頌，大意如下：

「我想要保護這隻鵝的生命，我的身體將遭受痛苦，眼前實在想不出更好的方法，萬不得已時，只有以我這條生命替代牠了。」

如果我告訴穿珠師，是鵝把寶珠吞到肚子裡的，他不一定會相信，還有可能傷害鵝的生命。

到底該用什麼方法，使得我自己能全身而退，又不會傷害鵝呢？

如果說是別人拿走的，這種話也不可說；即使自己沒有過失，也不應該說妄語。

我曾聽說過婆羅門法，為了保全生命可以說妄語；但我聽過去的聖人說過，寧願捨棄生命，也絕對不說謊話。

佛曾說過，被盜賊惡人用鋸子割截身體，即使遭受這樣的苦痛，也絕對不毀壞戒法。

雖然說妄語能僥倖活命，但不應該這麼做；寧可守護持戒的心而捨棄生命。

我如果說了妄語，共同修學清淨梵行的人都會譏笑我破戒；這種譏笑雖然不嚴重，但仍能刺痛、燒灼我的心。

所以，我不應該毀壞戒法讓自己陷入大苦之中。

我現在應當學習像鵝喝水乳，能將乳汁喝盡而只單獨留下水；我現在也要這麼做，捨棄惡行而取善行。

經中這麼說，智者和愚癡的凡夫，雖然一起共事，也絕對不會隨順愚癡凡夫的惡行。

善人能捨棄惡行，就像鵝只飲用水乳中的乳汁一樣。

今天我捨棄生命，為了保護鵝的生命，由於我持戒的善因緣，希望將來能成就解脫道。」

那時，穿珠師聽到這段偈頌，對比丘說：「快還我寶珠來！如果不還，你只能白白受苦，我也絕不會放過你的。」

比丘回答說：「誰拿了你的摩尼寶珠呢？」便沉默不說話。

穿珠師說：「這裡也沒別人，又有誰會偷這顆寶珠呢？」

接著，穿珠師便將門戶鎖上，對比丘說：「你今天就好好堅持吧！」

比丘向四周看了看，沒有任何的屏障，就像一頭鹿陷入陷阱圍欄之中，不知該何去何從；比丘也像這樣，沒有任何人可以救援。

那時，比丘便收攝身心，整理衣服威儀。

穿珠師看到這個樣子，便對比丘說：「難道你現在要和我決鬥嗎？」

比丘說：「我不與你決鬥，我只是和煩惱賊決鬥。為什麼呢？恐怕被打時身體暴露、威儀不莊重的緣故。我們比丘即使遇到困苦，臨命終時，仍然以袈裟遮身，不暴露身體。」

比丘又說了一段偈頌，大意如下：

「世尊具足慚愧心，現在我也要這麼隨佛修學，即使命終時，也絕不暴露身體。」

穿珠師對比丘說：「哪裡有不愛惜自己生命的人呢？」

比丘回答說：「我們的出家法，直到證悟解脫，時常保護身命；雖然處在艱難危險的環境中，也會顧全生命。但現在我決定將捨棄這條命，使得出家眾都讚歎我的好名聲。」於是，比丘說了一段偈頌，大意如下：

「我捨棄生命時，就像乾柴掉到地上（一點都不會感到吝惜），能令他人讚歎，為了鵝能捨身。

也使後來有憂悲苦惱的人，能捨棄此身，讓聽到的人也能發起精進心。

修行解脫正道，堅定持守戒法，使得曾毀犯戒律的人也願意樂於持戒。」

那時，穿珠師對比丘說：「你剛剛所說的太虛假不實了，居然還想要得到他人稱讚？」

比丘回答說：「你認為我現在身穿袈裟是虛偽不真實的嗎？為什麼會得到好名聲？不為了奉承迎合他人，而是自己歡喜；也不是為了令別人讚歎我，只是為了讓世尊瞭解我至誠的心意。」接著說了一段偈頌，大意如下：

「佛陀的弟子為了持守戒律，捨棄難捨的生命，能使世間的人們對出家人生起稀有難得的想法；雖然現在尚未生起稀有難得的念頭，將來必定會生起。」

這時，穿珠師把比丘綑綁起來，用棍棒一陣亂打，並問比丘說：「寶珠在哪裡？快還我寶珠來。」

比丘回答說：「我沒有拿寶珠啊！」

穿珠師痛哭流涕，心裡非常懊悔，又因為遺失了國王的寶珠，更加感到懊惱痛苦，便說了一段偈頌：

「唉！都是這個貧窮害的！我知道善惡業，生起懊惱、後悔的心！（由於我過去所做的善業少、惡業多的緣故，導致今生貧窮；由於貧窮，無法賠償國王的寶珠，所以情急之下痛打比丘。我也知道打比丘是造惡業，將來會受更多的苦，想來真令人懊惱、後悔啊！）都是這個貧窮害的！由於貧窮又再造作了毆打比丘的惡業。」

於是，穿珠師哭泣著頂禮比丘的雙腳，並說：「請賜我歡喜，請將寶珠還給我，你不要自找苦惱，也不要讓我苦惱。」

比丘回答說：「我真的沒有拿。」

穿珠師便說：「這個比丘實在頑固，已經遭受這麼多痛苦了，還說沒拿寶珠。」

由於穿珠師被貧窮所逼，又找不到寶珠，越想越氣，又對比丘一陣毒打。

這時，比丘的雙手和脖子都被牢牢地綑綁住，向四周張望，沒有可以求救的人，只能白白等死。

這時，比丘便想：「生死受苦都是這樣，所以應該堅持下去，不要違犯戒律；如果毀犯淨戒，將來遭受地獄的罪報會比現在所受的苦還多。」比丘便說了一段偈頌，大意如下：

「應當憶念佛陀，佛以一切智及大悲為體，是我尊重的恩師。應當時常憶念佛陀教導富那伽之開示。

另外，也應當憶念，之前在林間修行的忍辱仙人，即使被割截手腳，削去耳、鼻，也不生起瞋恚心。

比丘應當憶念，如經中所說，佛告訴比丘：『如果以鐵鋸支解身體、手腳等，仍不應生起惡心；應一心憶念佛，應當憶念出家及佛所制的戒法。』

我在過去世，因為淫欲、偷盜而丟了生命，多到數不清；墮到羊、鹿及六畜而喪命也不計其數；那時白白受苦，都沒有獲得什麼利益。

如今我為了守護淨戒而捨棄生命，遠遠勝過為了苟且偷生而毀犯戒行；即使想要保護自己的生命，但最後終究還是會滅盡的。

還不如為持守淨戒，為保護其他眾生的生命，捨棄這危脆的身命，追求解脫的慧命。

雖然同樣是捨棄生命，但有的具足功德，有的卻一無所得。

智者守護眾生的生命，自己得到好名聲，能具有諸多的功德；愚者只愛護自己，但最後還是要捨身命終，卻毫無所得。」

這時，比丘對穿珠師說：「千萬不要捨棄悲心，如果沒有悲心，會帶來極大的痛苦！」

穿珠師痛哭流涕，非常懊惱，而說了一段偈頌，大意如下：

「我雖然打你，但其實我非常苦惱，一想到國王要向我索取摩尼寶珠，我又想用更多的苦加在你身上來對治你。

希望你能交出寶珠，這樣你可以免除種種的苦惱，也能讓我遠離惡業。

你是出家人，應該斷除貪欲，應捨棄貪愛心，快點還我寶珠。」

比丘微笑而說了一段偈頌：

「我雖然還有貪心，但終究不會貪戀這顆寶珠。你好好聽我說：

我現在只貪戀智者所稱讚的美名，也貪愛持守禁戒，以及解脫法；

我最貪愛的，莫過於解脫的方法；對你的摩尼寶珠，其實完全沒有任何貪戀的心。

我穿著糞掃衣，以乞食維生，住在樹下，這樣我就很滿足了。

到底是什麼原因，會被你當作盜賊，請你好好地分辨、觀察。」

穿珠師對比丘說：「何必說那麼多廢話？」便把比丘綁得更牢，使勁地毒打，還用繩索猛力拉扯，導致比丘的耳、眼、口、鼻都流出血來。

這時，鵝就跑過來舔血，穿珠師勃然大怒，就把鵝打死了。

比丘問：「這隻鵝是死是活？」

穿珠師回答說：「這隻鵝是死是活，哪值得一問？」

這時，比丘走到鵝的旁邊，看到鵝已經死了，比丘感到悲傷而流淚，便說了一段偈頌，大意如下：

「我受了這麼多的痛苦，只希望能讓這隻鵝活命，如今我還沒喪命，鵝卻已經死在我的面前。

我想保護你的生命，遭受這麼多痛苦，為什麼你卻先死？使得我的果報無法成就。」

穿珠師問比丘說：「這鵝和你有什麼特別的關係，你為何這麼傷心苦惱？」

比丘回答說：「因為牠沒有滿我的心願，所以我悶悶不樂。我之前發願，想要以自己替代鵝的生命，現在鵝死了，我的心願也無法達成了。」

穿珠師問說：「你想要發什麼樣的心願？」

比丘回答：「佛作菩薩時，為了眾生，即使割截手足也不吝惜身命；我也想要學佛。」便說了一段偈頌，大意如下：

「過去菩薩曾捨棄自己生命以換取鴿子的生命；我也想要效法，願意捨棄自己的生命替代鵝，讓牠的生命得以保全。

我以最殊勝的心意，想要成全這隻鵝活命，但由於你殺死了鵝，所以我的心願也無法滿足了。」

穿珠師問說：「你說的這些話，我還是聽不懂，你趕快為我說清楚、講明白。」

比丘便說了一段偈頌，大意如下：

「我穿著赤色的袈裟，照映在摩尼寶珠上，看起來像是肉的顏色，這隻鵝以為寶珠是肉，便一口吞到肚子裡。

我承受被打的苦惱，只是為了保護這隻鵝，所有的逼迫雖然非常苦惱，但願鵝能活命。

對於世間所有的眾生，佛都看作是自己親生的孩子，即使是沒有絲毫功德的眾生，佛也對他心生悲愍。

釋尊是我的恩師，何曾傷害過眾生？我是釋尊的弟子，又怎麼能傷害眾生呢？」

這時，穿珠師聽了這段偈頌後，就剖開鵝的肚子，找回了摩尼寶珠，便放聲大哭對比丘說：「你為了保護鵝的生命，不惜犧牲自己，卻讓我造作這種非法的事。」接著說了一段偈頌，大意如下：

「你隱藏功德事，就像是以灰覆蓋火苗；我因為愚癡的緣故，被愚癡火灼燒、苦惱我數百身。

你以佛為榜樣，表顯佛的特徵，做了非常相稱的善行；而我由於愚癡的緣故，不能善加觀察，被愚癡火所灼燒。

還請您暫時留步，接受我的懺悔，就像跌倒在地的人，要把他從地上扶起。請稍微等候，願您接受我微薄的供養。」

這時，穿珠師合掌對比丘又說了一段偈頌，大意如下：

「歸依清淨行，歸依堅定持守淨戒的您，即使遭遇這麼大的苦難，都不毀壞、缺損戒行。

如果持戒沒有遇到這種考驗，這還不算稀有難得；遇到這種苦難，仍能持守禁戒的人，才稱得上是難能可貴。

為了保護鵝的生命，甘願自己受苦，不違犯禁戒，這真是稀有難得啊！」

穿珠師懺悔之後，便放了比丘，讓他回去。

這一則故事提到：一般人都是愛惜「身命」，但這位比丘更愛惜「慧命」。他悲心深重、持守清淨戒行，為了保護鵝的生命，甚至甘願犧牲自己，忍受種種毒打的痛苦，真是難忍能忍。

此外，如果平常持戒沒遇到什麼考驗，這樣的持戒還不算稀有難得；在遭受種種苦難、面臨生命危險時仍能嚴持淨戒，這才是真正難能可貴！

另外，智者為了護生，犧牲了自己，這樣的犧牲可以獲得很多的功德；而愚者只愛惜自己，可是無論如何愛惜，最後還是要命終，而結果卻一無所得。

另外，這故事還點醒我們，千萬不要任意給人加上罪名，因為如果被世間的火所燒，

那灼傷的痛苦只有這一身；但是被愚癡無明火所燒的話，他的痛苦是無量劫的。

以上以這些跟大家共勉。

※經典原文

《大莊嚴論經》卷 11 (63) (大正 4, 319a20-321a18)：

復次，護持禁戒¹，寧捨身命²終不毀犯。

我昔曾聞，有一比丘次第乞食，至穿珠家，立於門外。

時，彼珠師為於國王穿摩尼珠，比丘衣色往³映⁴彼珠，其色紅赤；彼穿珠師即入其舍，為比丘取食。

時，有一鵝見珠赤色，其狀似肉，即便吞之。

珠師持食，以施比丘，尋即覓珠，不知所在。此珠價貴，王之所有；時，彼珠師家既貧窮，失王貴珠，以心急故，語比丘言：「歸⁵我珠來。」

爾時，比丘作是思惟：「今此珠者，鵝所吞食，若語彼人，將必殺鵝以取其珠。如我今者，苦惱時至，當設何計，得免斯患？」即說偈言：

「我今護他命，身分⁶受苦惱，更無餘方便，唯我命代彼。

我若語彼人，云是鵝所吞，彼人未必信，復當傷彼命。

云何作方便，己身得全濟⁷，又不害彼鵝？

若言他持去，此言復不可；設身得無過，不應作妄語。

我聞婆羅門⁸，為命得妄語；我聞先聖說，寧捨於身命，終不作虛誑⁹。

佛說賊惡人，以鋸割截身，雖受此苦痛，終不毀壞法。

妄語得全活，猶尚不應作；寧以護戒心，而捨於身命。

我若作妄語，諸同梵行¹⁰人，稱譏我破戒；如是稱譏輕，猶能焦¹¹我心。

¹ 禁戒：2.亦作“禁誡”。指佛教的禁條戒律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七），p.922）

² 身命：1.指生命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十），p.702）

³ 往（又尤）：2.介詞。朝，向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三），p.935）

⁴ 映：2.因光線照射而顯出，反映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五），p.668）

⁵ 歸：4.歸還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五），p.367）

⁶ （1）分（ㄘㄨㄣˋ）：10.整體或全數中的一部分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二），p.562）

（2）身分：（一）指身體之一部分或身體全部。（《佛光大辭典》（三），p.3016.2）

（3）「身分受苦惱」，因為比丘已經決意要護生，而意料己身（身體全部或局部）將遭受痛苦——全部指捨出全部的身命，局部指身體部分遭受遍打。

⁷ 全濟：保全，救活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一），p.1165）

⁸ 婆羅門：1.古印度四種姓之一。居於種姓之首，世代以祭祀、誦經、傳教為專業，是社會精神生活的統治者，享有種種特權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四），p.377）

⁹ 虛誑：欺蒙，欺騙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八），p.829）

¹⁰ 梵行：佛教語。謂清淨除欲之行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四），p.1029）

以是因緣故，不應毀禁戒，今入大苦中。

我今應當學，如鵝飲水乳，能使其乳盡，唯獨留其水；我今亦當爾，去惡而取善。

經作如是說，智者共嬰愚¹²，雖復同其事，終不從彼惡。

善人能棄惡，如鵝飲水乳¹³。

我今捨身命，為此鵝命故，緣我護戒因，用成解脫道。」

爾時，穿珠師聞斯偈故，語比丘言：「還我珠來，若不見還，汝徒¹⁴受苦，終不相置¹⁵。」

比丘答言：「誰得汝珠？」默然而立。

珠師語言：「更無餘人，誰偷此珠？」

時，彼珠師即閉門戶，語比丘言：「汝於今日，好自堅持。」

比丘尋即四向顧望，無可恃怙，如鹿入圍¹⁶，莫知所趣；比丘無救，亦復如是。

爾時，比丘即自斂¹⁷身，端正衣服。彼人又復語比丘言：「汝今將欲與我鬪耶？」

比丘答言：「不共汝鬪，我自共彼結使¹⁸賊鬪。所以爾者？恐於打時身形現故。我等比丘設使困苦，臨終之時，猶常以衣用自覆護，不露形體。」

爾時，比丘復說偈言：

「世尊具慚愧，我今隨順學，乃至命盡時，終不露形體。」

時，彼珠師語比丘言：「頗有不惜身命者耶？」

比丘答言：「我出家法，至於解脫，常護身命；雖處嶮難¹⁹，而全身命。今我決定捨於此身，使出家眾稱美我名。」即說偈言：

¹¹ 焦：4.通“焦”。煩憂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五），p.257）

¹² （1）案：「嬰愚」指「愚癡的凡夫」。

（2）〔唐〕慧琳撰，《一切經音義》卷12：「異生（或云愚異生，言愚癡闇冥不生無漏故也。舊譯云小兒別生，以癡如小兒也。或云小兒凡夫，又作嬰愚凡夫，或云毛道凡夫，或云毛頭凡夫，義雖是一，失之遠矣，初釋為正）。」（大正54，381b7-8）

（3）婆羅必栗託乞那：梵語 *bālaprthagjana*。意譯愚異生。又作婆羅必哩他乞那、婆羅必利他伽闍那。*bāla*，意譯愚；*prthagjana*，意譯異生（即凡夫）。以凡夫愚癡闇冥，無有智慧，但起我見，不能生起無漏慧，隨業受報，墮種種趣中，色心像類各有差別，故稱異生。又舊譯作小兒別生、小兒凡夫、**嬰愚凡夫**，以凡夫愚癡猶似小兒，而異於聖生。〔《大毘婆沙論》卷四十五、《大日經疏》卷一、玄應《音義》卷二十四、卷二十五〕（《佛光大辭典》（五），pp.4462.3-4463.1）

¹³ 參見〔元魏〕瞿曇般若流支譯，《正法念處經》卷64〈7身念處品〉：「譬如水乳同置一器，鵝王飲之，但飲乳汁，其水猶存。」（大正17，379c8-9）

¹⁴ 徒：15.副詞。徒然，白白地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三），p.971）

¹⁵ 置：1.赦免，釋放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八），p.1024）

¹⁶ 圍：9.打獵的圍場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三），p.650）

¹⁷ 斂：7.約束，節制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五），p.519）

¹⁸ 結使：煩惱之異稱。諸煩惱纏縛眾生，不使出離生死，故稱結；驅役而惱亂眾生，故稱使。結有九種，使有十種，稱為九結十使。（《佛光大辭典》（六），p.5181.1）

¹⁹ 嶮難：險阻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三），p.870）

「我捨身命時，墮地如乾薪，當使人稱美，為鵝能捨身；
亦使於後人，皆生憂苦惱，而捨如此身，聞者勤精進。
修行於真道，堅持諸禁戒，有使毀禁者，願樂於持戒。」

爾時，珠師語比丘言：「汝向所說，諂曲²⁰不實，復欲使人稱其美名？」

比丘答言：「汝謂我今着²¹染衣²²，有虛妄耶？何故現美？不為諂曲，自歡喜耳；亦不使人稱歎我名，欲使世尊知我至心²³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大仙²⁴之弟子，為持禁戒故，捨於難捨命，使諸世間人，於諸出家者，生未曾有想；今雖未生想，將來必當生。」

時，珠師執縛²⁵比丘而加打棒，問比丘言：「珠在何處？還我珠來。」

比丘答言：「我不得珠。」

珠師涕泣，心生悔恨²⁶，又²⁷以王珠，益以苦惱，即說偈言：

「咄哉此貧窮，我知善惡業，生於悔恨心；咄哉此貧窮，由貧故造惡。」

時，穿珠師即便涕泣，頂禮比丘足，而白之言：「賜我歡喜，還與我珠，汝莫自焦，亦莫嬈²⁸我。」

比丘答言：「我實不取。」

珠師復言：「此比丘甚是堅鞫²⁹，受是苦惱，猶言不得。」

時，彼珠師以貧切故，無由得珠，更復瞋打。

時，彼比丘兩手并頸並被繫縛，四向顧望，莫知所告，必空受死。

時，彼比丘而作是念：「生死受苦皆應如是，應當堅辭，無犯戒律；若當毀戒，受地獄罪，有過今苦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當念一切智、大悲為體者，是我尊重師。當憶佛所告，富那伽之言；

又復當憶念，林間忍辱仙，割截於手脚，并剝³⁰其耳鼻，不生瞋恚心。

比丘應當憶，修多羅中說，佛告於比丘：『若以鐵鋸解，支節手足等，不應起惡

²⁰ 諂曲：曲意逢迎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十一），p.314）

²¹ 着（ㄓㄨˋ）：穿。（《漢語大字典》（五），p.3129）

²² 染衣：指沙門所著之僧服。出家後，脫去在俗之衣而改著木蘭色等壞色所染之衣。又出家時須落髮剃鬚，並穿著染衣，始成僧尼，故又稱剃髮染衣。（《佛光大辭典》（四），p.3841）

²³ 至心：最誠摯之心，誠心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八），p.785）

²⁴ 大仙：2.指佛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二），p.1332）

²⁵ 執縛：1.逮捕，捆綁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二），p.1140）

²⁶ 悔恨：懊悔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七），p.547）

²⁷ 又＝失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（大正4，320d，n.1）

²⁸ （1）嬈＝燒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（大正4，320d，n.3）

（2）嬈（ㄉㄞˋ）：煩擾，擾亂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四），p.407）

²⁹ （1）鞫＝鞫【宋】【元】，＝硬【明】。（大正4，320d，n.4）

（2）鞫（ㄍㄨˋ）：同“硬”，堅。（《漢語大字典》（七），p.4328）

³⁰ 剝（一、）：1.割鼻。古代五種酷刑之一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二），p.756）

心；但當專念佛，應當念出家，及憶諸禁戒。」

我於過去世，姪盜捨身命，如是不可數；羊鹿及六畜，捨身不可計，彼時虛受苦。

為戒捨身命，勝於毀禁生；假欲自擁護，會歸終當滅。

不如為持戒，為他護身命，捨此危脆³¹身，以求解脫命。

雖俱捨身命，有具功德者，有無所得者；

智者護身命，名³²稱具功德；愚者捨身命，徒喪無所獲。」

時，彼比丘語穿珠師言：「莫捨悲心，極為苦哉！」

時，穿珠師涕泣懊惱，而說偈言：

「我雖打撲³³汝，極大生苦惱；憶王責我珠，復欲苦治汝。

今汝捨是苦，亦使我離惡。

汝是出家人，應斷於貪欲，宜捨貪愛心，還當與我珠。」

比丘微笑而說偈言：

「我雖有貪心，終不利³⁴此珠。汝當聽我說：

我今貪名稱，智者所歎羨³⁵，亦貪於禁戒，及以解脫法。

最是我所貪，甘露³⁶之道跡；於汝摩尼珠，實無貪利心。

我著糞掃衣³⁷，乞食以為業，住止於樹下，以此我為足。

以何因緣故，乃當作偷賊？汝宜善觀察。」

穿珠師語比丘言：「何用多語？」遂加繫縛，倍更撻³⁸打，以繩急絞³⁹，耳、眼、口、鼻盡皆血出。

時，彼鵝者即來飲血；珠師瞋忿，打鵝即死。

比丘問言：「此鵝死活？」

珠師答言：「鵝今死活，何足故問？」

時，彼比丘即向鵝所，見鵝既死，涕泣不樂，即說偈言：

「我受諸苦惱，望使此鵝活，今我命未絕，鵝在我前⁴⁰死。

我望護汝命，受是極辛苦，何意汝先死？我果報不成。」

³¹ 危脆：危險脆弱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二），p.523）

³² 案：《大正藏》原作「命」，今依《高麗藏》作「名」（第16冊，1070c20）。

³³ 打撲：1.用手或器物敲打。毆打，責打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六），p.331）

³⁴ 利：12.貪愛，喜好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二），p.634）

³⁵ （1）羨（ㄒㄧㄢˋ ㄩㄢˋ）：同“羨1”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九），p.173）

（2）羨：1.因喜愛而希望得到，羨慕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九），p.183）

³⁶ 甘露：3.喻佛法、涅槃等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七），p.976）

³⁷ 糞掃衣：梵語 pāṃsu-kūla，巴利語 paṃsu-kūla。略稱糞掃。又作衲衣、百衲衣。即撝取被捨棄於糞塵中之破衣碎布，洗滌後作成之袈裟。（《佛光大辭典》（七），p.6484.2）

³⁸ 撻（ㄊㄚˋ ㄨㄣˋ）：1.擊，敲打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六），p.839）

³⁹ 絞：3.擠壓，擰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九），p.844）

⁴⁰ 前=先【明】。（大正4，320d，n.10）

穿珠師問比丘言：「鵝今於汝竟有何親，愁惱乃爾？」

比丘答言：「不滿我願，所以不樂。我先作心，望代鵝命，今此鵝死，願不滿足。」

珠師問言：「欲作何願？」

比丘答言：「佛作菩薩時，為眾生故，割截手足不惜身命。我欲學彼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菩薩往昔時，捨身以貿⁴¹鵝；我亦作是意，捨命欲代鵝。

我得最勝心，欲全此鵝命；由汝殺鵝故，心願不滿足。」

珠師問言：「汝作是語，我猶不解，汝當為我，廣說所由。」

爾時，比丘說偈答言：

「我著赤色衣，映珠似肉色，此鵝謂是肉，即便吞食之。

我受此苦惱，為護彼鵝故，逼切甚苦惱，望使⁴²得全命。

一切諸世間，佛皆生子想，都無功德者，佛亦生悲愍。

瞿曇⁴³是我師，云何害於物？我是彼弟子，云何能作害？」

時，彼珠師聞是偈已，即開鵝腹而還得珠，即舉聲哭，語比丘言：「汝護鵝命，不惜於身，使我造此非法之事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汝藏功德事，如以灰覆火，我以愚癡故，燒惱數百身⁴⁴。

汝於佛標⁴⁵相，極為甚相稱；我以愚癡故，不能善觀察，為癡火所燒。

願當暫留住，少聽我懺悔，猶如脚跌⁴⁶者，扶地還得起，待我得少供。」

時，彼珠師叉手合掌，向於比丘，重說偈言：

「南無⁴⁷清淨行，南無堅持戒，遭是極苦難，不作毀缺⁴⁸行。

不遇如是惡，持戒非希有。要當值此苦，能持禁戒者，是則名為難。

為鵝身受苦，不犯於禁戒，此事實難有！」

時，穿珠師既懺悔已，即遣比丘，還歸所止。

⁴¹ 貿：1.交易，買賣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十），p.170）

⁴² 使＝彼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（大正4，320d，n.13）

⁴³ 瞿曇：1.釋迦牟尼的姓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七），p.1262）

⁴⁴ 身：16.佛教身世輪回說的一世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十），p.698）

⁴⁵ 標（フ一么）：4.指標志，標示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六），p.830）

⁴⁶ （1）案：《大正藏》原作「跌」，今依《高麗藏》作「跌」（第16冊，1071b23）。

（2）跌：3.失足。喻指犯過失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十），p.443）

⁴⁷ 南無：[梵 Namas]亦譯作“南膜”。佛教語。歸命、敬禮、度我之意。表示對佛法僧三寶的歸敬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一），p.900）

⁴⁸ 毀缺：1.虧缺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六），p.1498）